



凯尔泰斯·伊姆莱是 2002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犹太作家。因为一辈子只写集中营一个题材，被称为“奥斯维辛代言人”。他也是幸存者中唯一获得诺奖的作家。以他为例，我们来探讨一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文学表达”。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的告诫：“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如今成了一句名言经受不同层面世界性读者的反思。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这句颇让人费解、有着复杂语境的告诫？我想以凯尔泰斯为例。

凯尔泰斯 14 岁被纳粹投入奥斯维辛，后又转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一年后获得解救。在他 14 岁经历了一年的纳粹集中营苦难后，他就成熟了，不仅在性格上，而且更是在思想上。这似乎也是有过集中营经历的作家们的一个标识——从开始文学创作之初，就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与主题，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生存的价值。如阿摩司·奥兹，以色列最富影响力的作家和受人敬重的政治评论家，他笔下的小主人公“始终在旧式犹太人的

凯尔泰斯·伊姆莱：对于文学，我能做什么？

◎ 陆梅

与新型希伯来人之间徘徊”；又如诺曼·马内阿，5 岁进集中营，也活到了德国战败，成了一名优秀作家；甚至还可以包括写《安妮日记》的安妮·弗兰克，她和凯尔泰斯一样，也在十三四岁时被关进集中营，只是她没能活过 15 岁。但是她的心智早在隐匿密室的两年间就成熟了。她在日记里说：“我想活下去，即使在我死后。”作家罗伟章曾在一篇小文里谈及，说从写作的角度讲，此类句子，是要大作家才能写出来的，可安妮轻轻松松就写出来了。这是她能体悟的缘故。——可见一个十三岁少女的盛大心灵！

凯尔泰斯写奥斯维辛，当然不仅仅是控诉，而是剖析，他甚至认为，奥斯维辛是继耶稣受难后人类遭受的最大重创，它不是凭空发生，而是有着宗教、历史和文化的根基，从人类社会出现，大屠杀作为一种文化就始终与人类共生，奥斯维辛则把这种文化推到极致，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或视而不见，是一种堕落。翻译凯尔泰斯作品的余泽民由此认为，“阿多诺只不过是用了另一个词——野蛮，他俩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因此，在发生了奥斯维辛这场大灾难后，文学必须发生改变，诗人、作家和文化人们必须换一种写法，从反思大屠杀文化的土壤入手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或文明，我们已经当过了它的帮凶，以后怎么办？放到中国的语境，我们不仅要记住南京大屠杀，还要记住文革，毫无疑问，那也是这种

文化的一部分，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中，是一个极致。”

凯尔泰斯在诺奖演说中自问：“对于文学，我能做什么？”“奥斯维辛发生后，我们变得孤立无援。我们必须为自己创造价值，我们日复一日、持之以恒地通过道义工作来创造价值，最终奉献于天下，可能将会为新的欧洲文化进行洗礼。”他又强调：“我一思考奥斯维辛造成的精神重创的影响，就会联想到今天人类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这样思考奥斯维辛，或许方式有些反常，或许可以使我更多地思考未来，而不是过去。”

同样关注战争，今年新晋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了数本有关战争的书，她的非虚构作品《战争中没有女性》，是站在女性的视角向女性发问，是时代的真实基础上的人生的细节和详情，面向的是一个赤裸裸大地上的赤裸裸的人，每个人讲自己的事，然后使自己消逝在其中并成为一切。阿列克谢耶维奇在 1996 年俄罗斯《文学问题》杂志上的一个访谈中说，“各个时代都有三件大事：怎样杀人，怎样相爱和怎样死亡……不幸是文学应当承担的任务。”

无论虚构还是非虚构，文学指向的肯定不单单是技巧和激情，还应有思想，也即思考的能力。作家在挖掘人心人性时，也不单单是某种程式化或工具性的过程，不只是经验性的外示，而是一种心灵超验

性力量的提升与综合，包含着深邃的精神向度。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获奖后说：“我写的是人类的感受，以及在事件中他们如何思考、如何理解、如何记忆。他们相信什么，又怀疑什么？他们经历着怎样的错觉、希望抑或是恐惧？”她的小人物口述的历史叙事方式，抛弃了魏武挥鞭式的浪漫派和英雄主义，突显了历史中的残酷性，恰如卡夫卡所言：“不是每个人都能看见真相，但每个人都会成为真相。”

凯尔泰斯的《船夫日记》全新修订本，是“一部关于生命、文学、自由与生存的跨时代沉思录”——书的封面上印了这样一句评价。这本跨越 30 年（1961-1991）的日记，是真真切切一个经历过大屠杀的作家剖解自己、反思人类的哲学表述和文学记录。

凯尔泰斯小说《命运无常》的结尾，少年克维什从集中营回到家乡，他站在布达佩斯街头的废墟之间这样想：“为了能够活下去，我可以接受所有的道理，这就是我所付出的代价。的确，当我环顾这个亲切的、沐浴在黄昏之中的广场时，当我环顾这条虽被暴风雨冲刷、但仍溢满了万千承诺的街巷，我顿时感到一股生命的力量在我的体内积聚：我将继续自己根本无法继续的生活……假如下次再有谁问我的话，我要向他聊聊集中营里的幸福。”——这是怎样的一种爱与勇气？我想，这就是文学的真义。

《双人伞》：一曲动人的岁月之歌

◎ 范典

中国人讲究一种“落叶归根”的命运情怀，也讲究“天伦之享”的人生状态，凡是经历过一番起落最后功德圆满的，总是会尊为楷模。人能活到“落叶归根”的境地，已实属难能可贵，因为有某种命理性的生长，“落”和“归”才彰显其可贵之处。

这本《双人伞：叶永烈家庭传记》出自著名作家叶永烈和他夫人之手，实际上就是带我们从“落”的角度重新回溯他的一生，从青葱岁月到垂垂老矣，围绕他与妻子相依相伴的一生。既然是属于“家庭传记”，写到的就是他以及所有家庭成员。叶先生年轻时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还未毕业就已参与写作《十万个为什么》丛书而获得各种奖项，而他的定情物就是这套丛书。他与妻子杨蕙芬都出身于书香门第，但他们的家庭都在动荡岁月中没落，两个在贫苦交迫中经人介绍相识相恋的年轻人最终走到了一起。当时叶永烈在北京大学念书，妻子则在老家温州担任中学俄语教师。叶永烈不喜欢分配的单位，后来跑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一个化学系毕业的人最终却搞上了文艺工作。不过从他后来创作的一系列作品来看，涉及领域之广、跨度之大令人咋舌——或许这正是他文理兼好的一种表现吧。不过，他也因读化学和搞文艺的原

故，没有回老家温州，而是到了大城市上海，这使他创作出许多与时代紧密挂钩的作品。

这本书，叶先生谈自己的创作很少，谈得最多的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前面讲他与妻子结婚再恋爱，两人苦守着一个小小的家，等来新的家庭成员，悉心照料他们长大。所以他把整本书分成了“双人伞”“小家庭”“相思表”“团圆节”“天伦乐”和“金婚情”几个章节，清晰明了地归纳了与家人间的感情故事。与妻子相濡以沫的感情，上至孝敬双方的父母，下至养育一双儿子，乃至“含飴弄孙”。尤其是叶永烈的母亲因独自抚养膝下儿女借外债无力偿还之时，叶永烈和他妻子主动承担还债的职责，将 80 年代初颇有些厚重的两千多元债务一一还清，毫无怨言，令人动容。叶永烈和他妻子以身作则，使中风的老母亲脱离危险、重返健康，也使两个儿子不仅在学业上优秀，在为人处事上也不卑不亢，成为社会上的栋梁之才。

叶永烈没有从“家风”“家规”上去高谈阔论，而是以身作则，以一己之文学理想去培养一双儿子，并且鼓励孩子和妻子进行文字创作，帮助他们登报发表。在儿子长大后有自己的学业选择时，又尊重其选择、任其高飞。很有意思的是，叶永烈没有单向书写，而是让妻子

与他一起“夫妻双打”，文字中大段引入妻子眼中的自己、妻子的日记信件，以及与儿子们相隔两地的“相思之书”。这使他的书依然建立在一个追求纪实、客观的角度和风格上，朴实而自然，不做作也不啰嗦，使我们多视角地看到一家人对待同一件事的态度，及其精准度。都说温州人“恋家不守土”，因此所谓的“家风”也是七零八碎，无从追崇。所以前不久有媒体就做过“温州一家人”的家风调查，发现基本已经处于弱化的状态，虽然很多人坚持“家风”的深远影响，但依然对此现状无能为力。叶永烈一家算不上正规的温州一家人，但实际上他们身上有这种独立自主、四海为家的基因存在，即使后来分居美国、台湾、上海三地，依然执守着曾经蜗居上海时的那种相濡以沫的家风观念。

一家人有着乐观积极的心态，在困难夹击之时没有喊一声苦、没有借过一分钱外债，当孩子羽翼丰满、各自成家后，一家人仍通信往来、时时团聚，这不正是中国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孝悌”“礼义”“和合”之家庭伦理观吗？即使七十古来稀的叶永烈患肾癌动手术，但病愈的他仍坚持创作，并在其家人陪伴和照顾下颐养天年，这不正是所谓的“天伦之乐”吗？虽然没有追根溯祖、落叶归根，但实际上这正是



回归到他当年和妻子共同赡养老母亲的阶段，现在由他的孩子们反过来照料他——这种孝悌观已经作为“家风”代代相传。

叶永烈称自己和妻子间的感情就如一柄“双人伞”，走过人生岁月，共同抵御着风风雨雨，这把伞或者旧了，或者躲进了某个角落，就如他们生命中出现的诸多苦难，突然被岁月消化了，可是存留于他们身上的经验和天伦之乐，却永生永世不会消失，因为这是他们共同挣来的财富，谁都剥夺不了。相信每个家庭都会有这样一把“双人伞”，共同撑开，并应承担，一直到白发苍苍，依然执子之手、不离不弃。

新书推荐

《明窗小札》金庸著，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书辑录了金庸于 1963 年在《明报》的《明窗小札》专栏发表的近两百篇社论、时评与漫谈等杂文。涉及内容包括：明报的立场与原则，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美国的内政和外交，古巴的导弹危机，亚洲各国的外援和内因，西欧国家之间的合纵连横，东欧的求变和困境，文艺创新与争议，生态与环保，各国的世态与风情，社会趣闻与传奇等等。

《纵横交错的世界》阿莉·史密斯著，译林出版社出版

在伦敦格林尼治举行的一场晚宴中，客人麦尔斯突然离席上楼，把自己锁进客房，拒绝出来，由此在当地居民和媒体中掀起一波狂热的浪潮。人们想探明麦尔斯将自己反锁屋内的真正原因，他却只以从门缝中递出的神秘纸条与外界进行沟通，故事随即通过四个与他不甚相知的人展开……

作者阿莉·史密斯以其招牌式的机智与双关，巧妙地探究了人们对分离的需求——与过去分离和与人分离——以及挽回关系的可能性。这是一部机智与悲悯、神秘与真实的结合，一次由出色的作家带领的精神之旅。该女作家数度入围布克奖。

《幸福的饱嗝》陈奕文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

老北京何以独爱这一碗炸酱面？香港老字号凭什么屹立不倒？日式早餐的“巨无霸战队”里都有啥？著名的意大利烩饭为何是夹生的？此书是一本融民俗、哲学、人性、厨艺为一体的饮食文化散文集。它以知识性随笔为表达方式，以一个美食家的独特视角、饱含人文情怀的文字，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世界美食地图，畅聊与各国厨房和餐桌难以割舍的半世情。作者为旅游卫视《品味世界：Johnny 的美食之旅》的特约策划与主持，对美食与美酒的热爱，让他尝遍四方，成为许多顶级餐厅的座上客：从潮州到香港，从北京到东京，从星级餐厅到街头摊档，他从家庭旅馆到手工作坊，他不仅搜罗各国地道美味、遍访各地人气餐厅，更得大厨好友指点迷津，曝光各国出镜率最高美食的前世今生；还教会每一位怀揣渴慕远方美食的骚动之心，却被困在原地的吃货们，如何让街头小吃变高级，将异域风味做地道。

《中国道路与蓝领中产阶级成长》厉以宁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历史已经证明，在快速发展的世界中，国家的发展与竞争力取决于有技能的劳动力蓝领阶层。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呼唤更多的“新蓝领”，应该调整教育机制，转变思想观念，发展壮大中国的“蓝领中产阶级”。出于对蓝领中产阶级成长这一重大经济与发展问题的洞察，厉以宁先生于 2015 年初发表了题为《论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一文，启动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该书汇集了三十几位作者的文章十数篇，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蓝领中产阶级的成长展开了分析和论述。